

藏 海 图

张登魁儿童文学选集

张登魁 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海图：张登魁儿童文学选集/张登魁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1.5

ISBN 7-5075-1162-6

I. 藏… II. 张…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
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5650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webmaster@hwbs.com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科普印刷厂印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125 印张 19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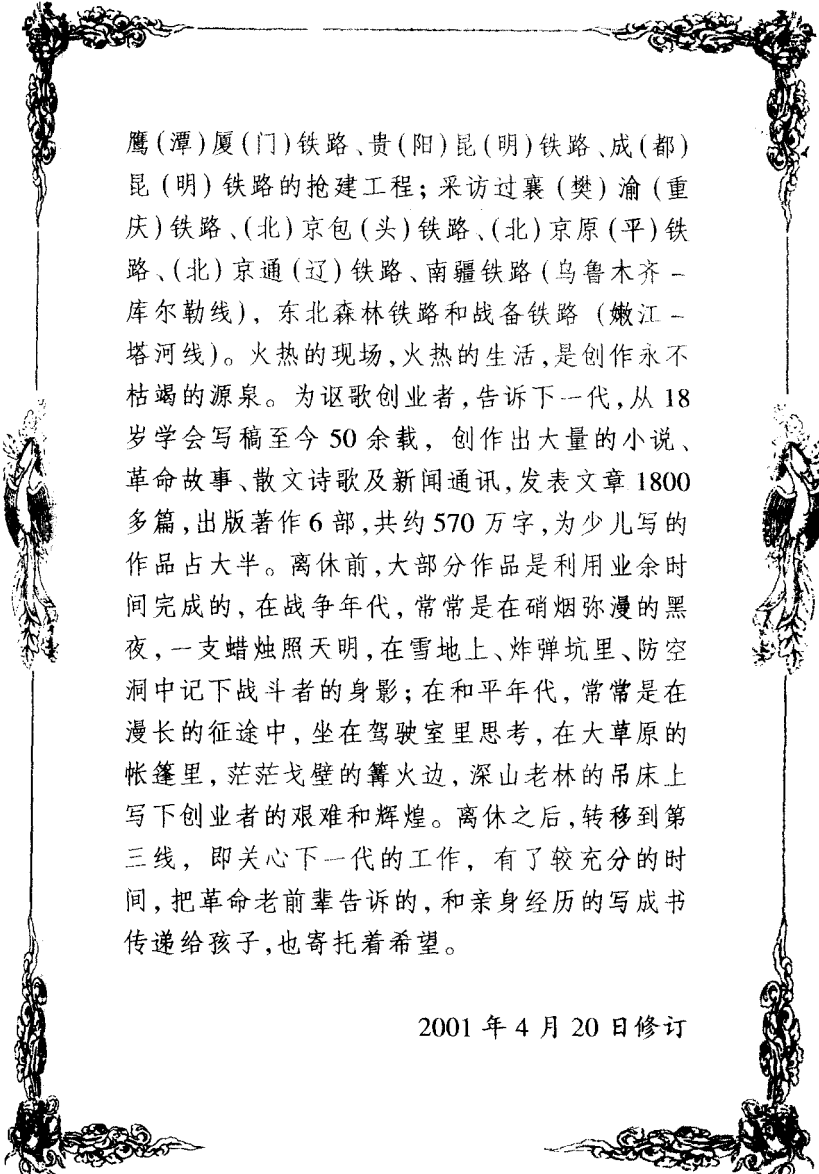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张登魁小传

1930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1947年参军，1948年入党。担任过正副班长、正副排长、正副指导员、营副教导员，团政一级宣传助理员、宣传股长，师政党务助理员、宣传助理员，铁政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组组长、理论教员，总政《志愿军八年》写作组编辑，铁道兵报社编辑、记者、副社长等30余种职务。因工作需要，调动频繁，去过50多个单位任职，自喻为“楔子”干部，哪里有缝就“楔”进哪里，可谓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也好，交朋友多，认识领导多，听事多，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大西北、抗美援朝及社会主义铁路建设事业。建路强国，备战备荒，参加了黎（塘）湛（江）铁路、



鹰(潭)厦(门)铁路、贵(阳)昆(明)铁路、成(都)昆(明)铁路的抢建工程；采访过襄(樊)渝(重庆)铁路、(北)京包(头)铁路、(北)京原(平)铁路、(北)京通(辽)铁路、南疆铁路(乌鲁木齐—库尔勒线)，东北森林铁路和战备铁路(嫩江—塔河线)。火热的现场，火热的生活，是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为讴歌创业者，告诉下一代，从18岁学会写稿至今50余载，创作出大量的小说、革命故事、散文诗歌及新闻通讯，发表文章1800多篇，出版著作6部，共约570万字，为少儿写的作品占大半。离休前，大部分作品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在战争年代，常常是在硝烟弥漫的黑夜，一支蜡烛照天明，在雪地上、炸弹坑里、防空洞中记下战斗者的身影；在和平年代，常常是在漫长的征途中，坐在驾驶室里思考，在大草原的帐篷里，茫茫戈壁的篝火边，深山老林的吊床上写下创业者的艰难和辉煌。离休之后，转移到第三线，即关心下一代的工作，有了较充分的时间，把革命老前辈告诉的，和亲身经历的写成书传递给孩子，也寄托着希望。

2001年4月20日修订

目

录



1	(一) 自序：掸去灰尘亮亮相
1	(二) 南瓜生蛋的秘密
13	(三) 铁甲三耳霸
50	(四) 藏海图
112	(五) 荷叶雷
259	(六) 金刚豆
276	(七) 洞生和冬生
289	(八) 带响的弓箭



自序： 掸去灰尘亮亮相

藏
海
图

(一)

掸去灰尘的《自己说自己》篇

2001年的春节一过完，图个“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吉利，通过一位革命老前辈找了一位名家为此书写序，想增加这本书的分量，多推销些书多赚点钱，不仅出版社日子好过，我还能得点稿费，再把稿费全买成书赠给希望小学，然后再出下本书，以此“良性循环”，多好的梦。谁知眼下请名家作序很难，名家十有八九忙得不亦乐乎，社会活动太多，我认识的一位有威望的革命老前辈，一天收到过七个请柬，总不能像孙大圣拔下一根毫毛一吹变成七个人分头参加活动，只好派夫人、秘书、老友，我都替这位退下来的老前辈参加过两次活动，还带回来一些高级纪念品，老前辈全给我了。我不忍心请这位老前



辈为此书写序了，这位老前辈给找了一位名家，对方也答应了，不过有个要求，叫我准备如下的材料：故事梗概、创作经过、写作风格、出书目的、作者经历等等，遵照要求写了万余字的材料，同书稿一起交给对方。三个月后打电话一问，还得下半年才能排到日程上，作序者的夫人说：“如果出版急着用，你再写个序言成品，他（作序者）如果同意你的观点，签个名就是了。”我一听，何苦呢，把书稿和材料取回，掸去上面的灰尘，压缩了一下，就来个《自己说自己》吧。

这本书是我离休后出版的第二个集子。第一个集子《张登魁收藏留言——草木情》卷，于2000年5月出版，属于“少儿宜读”的书，本来打算接着出版《张登魁收藏留言——封花情》卷，初稿已完。这时，有很多老朋友、新朋友和小朋友看了《草木情》卷后，写信、打电话及面谈感受，给予肯定和鼓励，建议我抓紧时间先出一些少儿宜读的书。这些朋友来自文化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多数来自战斗在第三线的革命老前辈和老友。孙毅老将军把关心下一代的工作称为第三线，第三线的老同志聚在一起时，交谈内容最多的是“当前少儿精神食粮匮乏”的问题，活跃在第三线上的老红军、老将军罗洪标多次鼓动我发扬革命精神，擦去笔锈，创作和出版有益的、上进的、鼓舞孩子的作品，做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烈的文化战士。重任在肩，不敢思懒，不敢思慢。所以，我一改初衷，压下《封花情》卷初稿，不断擦拭笔锈，一面发奋创作，一面从我积存下的六百余万字的稿件中，选出若干篇，稍加修订集为一册先出。特将几篇情况简述如下。



(二)

掸去灰尘的《南瓜生蛋的秘密》篇

这是一篇“老掉了牙”的革命传统故事，没有惊险、曲折的情节和“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可当初它一发表，好像给儿童文学事业带来一个亮点。闹得轰轰烈烈，真是有点“老虎不在猴子称大王”的味道。老作家冰心曾通过上海《红小兵》报的一位文艺组的编辑向我组稿时带来一个口信，说《南瓜生蛋的秘密》一文的发表，给“儿童文学的广大作者争了光”。在主观上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在客观上起了“争光”的作用。这篇故事的发表正是“文革”进行了七个年头，八个样板戏普及全国，甚至从哪家拉出一个人来都能喊两口，精神食粮和吃饭一样，光吃大餐不行，也得加些小餐。那时的作家不是被打倒，就是成排的靠边站，大多“封箱挂笔”。咱当时虽还不够条件当作家，但在“文革”初也被大风刮了个大马趴，滚了几个滚儿又站起来了，不知“天高地厚”地又动上笔，根据大多数群众的愿望，斗胆写了这个故事，1972年5月复刊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在全国竟掀起了一个“南瓜热”，好像南瓜生了一个大金蛋，很多文艺演出单位，都想把这个金蛋砸碎得几粒金子，几乎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了改编，全国有30多家出版社出版连环画，有的第一版就印了40万册。我总觉得有点不正常，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老友说：“老张，要注意哪，可别冲淡样板戏哟。”我老伴说得更直接：“热闹吧，哪天你那南瓜生个臭鸡蛋，也是一臭全球。”他们的话确实实验了，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把改编成的木偶片拍了几个镜头送审，



一位“首长”说，此片缺乏“现实的阶级斗争”，因而停拍了，担任改编的靳夕、胡同伦二位也为此捏了一把汗。万幸的是没有公开传达，要不真的会变成臭鸡蛋了。此文发表到现在快30年了，用平常的心回头一看既不是“金蛋”也不是“臭蛋”，它是一首军民团结的赞歌，应该成为常青树。正像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吴修书，向他的年轻编辑们说他自己铁道兵工作时，曾受过这篇故事的“感染和感动，到现在还有感染力”，但愿是这样。

(三)

掸去灰尘的《铁甲三耳霸》篇

这篇稿子积尘不厚，1996年4月开写到7月完成，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写了13封信，每封信我都是打印100份，除给微微10份外，大部分发给北京地区的小朋友。这13封信虽然拉长了些时间，但不是我故意吊小朋友们的胃口，因为这期间我查笔记费时不少，另外还写了一些别的稿子，在这期间不断收到小朋友们的电话和来信，有些心急的小朋友在电话里摸底，我用了章回小说的每节尾惯用语说“下回分解”。小朋友又说：“能不能把每封信写得长一些。”我半开玩笑地说：“不行啊，每封信二千字，正好打印一张纸，打印费捌元，再复印一百份费用四十元，如果多写半封信的字也按整张的印费收，还得装订、寄信，超量还得加邮费，费时费钱不划算。”孩子们理解了。不久，即是1996年“六一”儿童节那天，有两个孩子代表他们的朋友送来集资220元，是家长给他们买玩具的钱，为资助我写书没买玩具，当时我没收。这本是一件普通的



小事,不值得上书上报,但使我难忘,永远也不会忘,当时我心中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我多么想成为一个音乐家,谱写一首动听的《中国小太阳之歌》。为不忘小朋友之真情,特记于此。

(四)

掸去灰尘的《藏海图》篇

这篇稿子压的时间较长,1954年第一稿,1961年最后一稿。材料的来源,我是听了两个真实故事而创作的。1947年冬,我们连队由东北民主联军北满护路军调到西满护路军,担任抢修通(辽)彰(武)铁路。年底部队开展“三查两整”运动,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党整干。在运动中才公开了党组织和党员的身份,我们的指导员张鸣山,在连队军人大会上详细述说了他在日伪时期东北地区做地下党的工作经历,从延安秘密出发潜入长春(当时叫新京),长春的地下党已遭日本特务机关的破坏,无法联系上,不久,译报员失踪,发现院外有陌生人走动。他没敢多想,立即将电台掩埋在后院,摇身一变化妆一个中年妇女出门买菜,转移在郊区住下,过了几天回到原地一看,已被日本特务机关查封。不久他得到一个重要情报,无法发到延安,十分焦虑。正好他结交了讨饭的小朋友,兄弟二人,家住松江省(现为黑龙江省)抚远县,紧靠苏联边境,日本鬼子在“清剿”抗联时,有人告密他家住过抗联的伤员。那天他俩在山上挖野菜,回到家一看,家里的五口人全遭日本鬼子杀害,心怀大恨决心到五台山学艺,然后替亲人报仇。经过张鸣山的教育,兄弟二人决心把情报送到抗联那里,当时抗联在东北地区无法活动,只好撤到苏联境内,改编



为国际旅并设有一个训练营，他们经常返回东北地区搜集日本鬼子情报，国际旅和延安还保持着联系。这个故事对我太深刻了，可惜我当时连写信的水平都没有，无法描述下来，只好记在脑子里。第二个故事，1953年10月我从朝鲜胜利回国，第二年批准我回哈尔滨铁路局双城堡车站探亲，我家的邻居张海，当时在哈局任稽查员，日伪时期是一位地下党员，他给我讲了和张鸣山类似的故事，当时我有了一定的写作水平，便把两个故事糅在一起，创作了近三万字的小说《藏海图》，后又改成电影文学剧本，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拟拍电影，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了剧本决定上马拍摄。后又下马停拍，其原因说是东北地下党有些事件没有定论，便影响了拍摄，我便把电影文学剧本《藏海图》藏到了今日。

(五)

掸去尘土的《荷叶雷》篇

50年代末，我在白洋淀生活了一个多月，搜集了大量的水上游击队与日本鬼子斗争的故事，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兴奋得都失眠了。为了缓和一下过度兴奋的情绪，参加了几次打花脸的竞赛，这种游戏十分有趣，人数不限，只要双方对等就行，相隔一定距离，在水中进行，以塘泥为弹，要打到对方的脸上为胜，被击者为“死”退下赛场。“打花脸”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说是一日，有伙强盗得知有一群妇女在荷花塘洗澡，驾着小船来调戏，遭到妇女坚决抵抗，以臭塘泥当武器，像狂风暴雨般的甩到强盗的脸上，强盗难受得乱叫，有的落水瞎扑腾喊救命，妇女趁机将船扳翻，两名妇女收拾一个旱鸭子



强盗，从那以后强盗再不轻易入淀了。以后演化成游戏了。在抗战时期，曾有两个孩子用淤泥硬是把一名日本鬼子，糊懵后弄到深水中给淹死了。依据以上传说我创作了短篇小说《荷叶雷》，刊于1976年8月《北京文艺》杂志上。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的编辑觉得《荷叶雷》的容度很大，建议我写成中篇。中篇完成，一稿通过，当推上机台正要开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午连播节目广播到一半的时候，因我一时成为清查的对象，领导派人通知停出书停广播，没讲停播原因，听众纷纷写信和打电话询问，电台回答很巧妙，说作者修改后半部，何时播待定。说实在的，停播之后却也修改了几次，原因是电台的广播稿和出版社的小样稿不知去向，只好从旧稿堆里翻出被改得一团糟的底稿，连抄带改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完成。1983年完稿后一直未发，想来想去，还是请芦花出台亮相吧。

(六)

掸去灰尘的《金刚豆》篇

这篇稿子是1953年10月，从朝鲜战场背回祖国的。初稿写于1951年10月间，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第一师三团一营一连当指导员并担任党支部书记和兼团支部书记。该年的8月补来87名新兵，全部来自贵州山区，少数民族占了大半，有苗族、壮族和侗族，个头儿长得不太高，但很健壮，特别是走路爬山，很多老兵都赶不上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不怕累不怕苦不怕牺牲，得到老同志的喜爱，但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脾气火爆，遇到不对心的事，马上就给你一个颜色看。有个老兵和一个苗族战士开玩笑说新战士说话听不懂像个外国



人，这个新战士不高兴了，跑到山林里藏起来，找了大半天也找不到，还是他的同乡唱山歌唱下山的，他知道错了，回到班里趴在床上，叫全班用皮带抽打自己以示惩罚，老战士们高兴地把他抬起来不断抛向空中。最使人难忘的一件事是发生在青年班，新兵来连不久，发现一名新战士虚报了年龄，我和连长还发觉有几名小战士说话有点童声童气，因此连长把新战士召集在一起把话说得很重，要求虚报年龄的说清楚，可以继续留在部队，如果继续隐瞒一旦查出就被送回国。这一招很灵，有8名新战士“坦白”了，有个叫欧大弟的新战士瞒了三岁，实际年龄15岁，在军人登记表上注有原名叫欧小弟，后来谈心道出实情，他说本来年龄小，又叫小弟，怕引起带新兵干部的怀疑才改名的。因此把年龄小的编了一个青年班，都管它叫娃子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遭受敌人定时弹的爆炸，我连伤亡较大，青年班牺牲二名新战士。欧大弟怀着悲愤带上炸药，偷偷离开连队只身去炸美军的机场，后被前方的部队发现，对他进行了教育，表扬了他勇敢精神，批评他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经过教育他认识了错误的严重性，要求部队派人把自己押送到连队，前方的同志说他既不是逃兵也不是叛兵，是为消灭敌人干了傻事，自动离队自动归队吧，敢认错，那才是好样的。他在归队的途中拣了一些破电线，快到连队驻地的时候，自己绑自己缠了一身电线，表示“请罪”。连队开了一个欢迎会，给了一个警告处分，他嫌处分太轻，要求一起参军的老乡抽他八十皮带。后来进步很快，成了卸定时弹的能手，再后来当了团参谋长，每年新兵到部队他作第一讲，告诫战士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不时的把自己那个“丑”事折腾出来亮相，多可爱的欧大弟。《金刚豆》不完全写的他，但有他的影子。



(七)

掸去灰尘的《洞生和冬生》篇

是一个真实故事，1957年10月，我所在的铁道兵一师四团完成鹰（潭）厦（门）铁路后，奉命抢建贵（阳）昆（明）铁路的任务，从福建南平开到云南寻甸县。当年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曾在这里住过，走后留下了革命火种，当地群众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涌现出许多同敌人斗争的故事。开工前，部队整训，开展了一个“发扬革命光荣传统，踏着红军的脚印修铁路”的教育，请了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党员和老游击队员作报告，他们讲了洞生和冬生的故事，感人至深。不久，我们参观了红军洞，原来是个出硝的洞，当开工后炸药供应不足的时候，我们团在那里搞了一个炸药厂。当时我写了一篇在红军洞发生的故事，在昆明军区出版的《国防战士》报纸和曲靖地区出版的报纸上刊登了。后来我依据这个事实创作了《洞生和冬生》。翻开发黄的稿纸再读，觉得还有发光的地方。

(八)

掸去灰尘的《带响的弓箭》篇

此文是继《南瓜生蛋的秘密》之后，即1973年7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又在全国形成了“弓箭热”，也是搞得热火朝天，超过了“南瓜热”，仅连环画就出了一千三百万册，超过了《南瓜生蛋的秘密》。京剧、评剧、山西梆子也都将此改编成剧演出，有四家木偶剧团争编争演，哈尔滨市民



间艺术剧院木偶剧团率先演出，受到北疆军民的欢迎，经常赶场，有一天演出过三场，1974年北京戏曲调演获得优秀奖。《人民中国》编委会同时用五种外文对外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用朝鲜文出版，第一版就印两万三千册，并“自印自销”发行到朝鲜，有一位老战友在朝鲜援建地铁时，从书店买回了一本送我作纪念。接着我又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对剧本很快通过，他们组织了强兵强将，到边疆边防地区体验生活，很快拍成了艺术剪纸片，在全国发行，很多影院为孩子们设专场。这时，有很多家报纸、杂志社约我写理论文章阐述创作的体会，我没有写，因为在那个时代写理论文章都有一个套子，我不愿意违心写那种文章去误导别人。

这篇故事在政治上我并没担多少心，但我担心怕孩子模仿小说的主人公虎子，弄个弓箭乱射伤了人怎么办。这篇稿子本来是利用春节假期“挤”出来的，迟迟未发，一直压到五月中旬，这期间先给我们铁道兵机关大院的孩子讲，又到附近几所小学去讲，反响热烈，并没有发生玩弓玩箭伤人的。发稿时我还不放心，又借虎子他爸爸的嘴讲了四条纪律加进稿子里，也是写给小读者的。在“弓箭热”最热闹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弓箭伤人事件。过后一想有些“多余”了，但总比不想好。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前苏联军队在我国边界武装挑衅，我东北边疆军民奋起自卫反击。苏军曾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飞机多次入侵我国的珍宝岛地区，被我边防军击退，保卫了我国的神圣领土，苏军继续调兵遣将，沿线布军百万，杀气腾腾，不断派遣人员潜入我国边境刺探情报，曾有民兵和红小兵活捉过潜入的特务。我以钦佩的心情写了他们。到现在我还记得1970年5月，在塔河地区的三合战



斗村，采访过那七名红小兵的声音笑貌，13岁的方玲小队长，扎着两根小辫，厉害着呢，有几个调皮的男孩被她管得服服贴贴。他们该长大了。

另外，有些小朋友在座谈会上和来信中，提到过“南瓜热”和“弓箭热”得了多少稿费。在“文革”中我出版的书或发表的作品都没有稿费，送10本书算做奖励。有的出版社改编的作品连个样品也不给我，我还得自己到书店买回来作资料用。那我也挺高兴，因为我为小朋友送去了一份精神食粮，藉此一并说明。

作者写于2001年4月北京金沟河百草屋



南瓜生蛋的秘密

藏
海
图

今天是星期日。

响晴响晴的天，没挂一丝云彩。六连来到这大山区后，老天没黑到白地嘟噜个脸子，不是雨就是阴。今天，大伙的心情像天一样晴朗，到处是一片欢腾愉快的气氛。连里业余演唱组的几个战士，兴致勃勃地凑在半山坡上，朝着阳光，拉开了大嗓门练习唱歌，今天晚上要和苗寨生产队的社员们开联欢晚会。听，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飞向深山峡谷，碰到山壁上卷回来，嗡嗡作响，比大喇叭放出的歌声还雄壮动听呢。伙房里更为热闹，刀碰菜板乒乒乓乓，风匣鼓火呼呼嗒嗒。帮厨的指导员穿着白大褂，嘁哩咔嚓剁着土豆块。黑板报“小记者”李志军帮助炊事班长切南瓜，干着干着炊事班长忽然惊奇地喊了一声：“哎呀！”他这一声不要紧，倒把大家吓了一跳，都以为他叫刀砍着手了呢。围过来一看，原来南瓜里有一窝鸡蛋，滴溜轱辘地滚了一案板，要不是班长手急眼快，非